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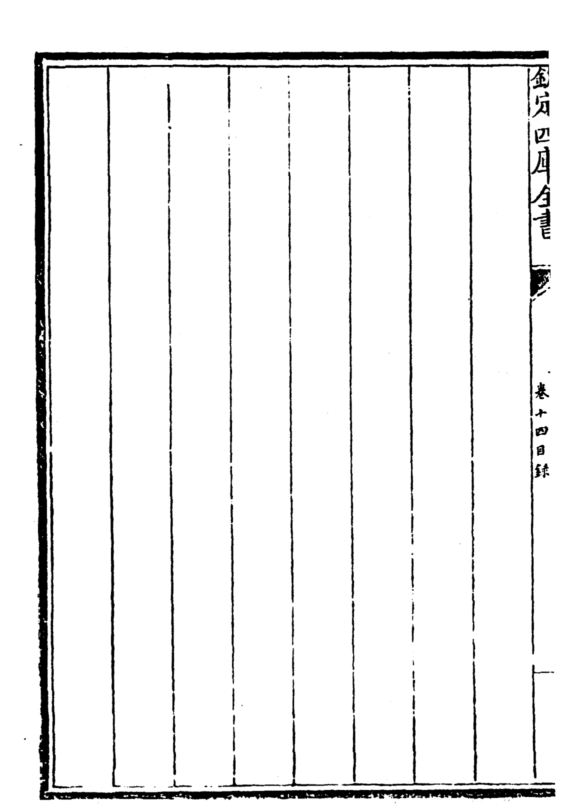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鈴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邠南林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四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王吉字子陽瑯琊皐虞人好學明經初為昌邑中尉宣帝時為博士諫大夫

諫昌邑王疏王動作亡節吉疏諫王入立辱廢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減死為城旦

王式以三百五篇諫豈若此書愷切

鹿門茅坤曰吉疏本經術而文章之吉與古伊訓說命相表裏

臣熙曰忠愛出於至誠言雖切直意實和婉文辭秀贍可與司馬相如並驅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檜國匪風之篇怛古怛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之發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今之揭揭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音房頊）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

馮式撙銜撙促也子本反○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咤亦叱字○竹駕反手苦於箠轡箠馬策○止蘂反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踣也薄迫也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耎柔也○而兗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廣夏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

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令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轃而社稷安矣轃與臻同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以禮字為冐自是經術擬言

東發黄震曰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

義纖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上言得失疏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歸不爲禄仕漢儒學術正大出處無愧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爲知言四皓鄭嚴逸矣王子陽逸乎哉

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

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

凡為法吏者皆宜朝夕省覽庶可上宣德意下安黎氓

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趨讀曰趣趣向也）唯陛下財擇焉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守廷尉史歷官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上尚德緩刑書（時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内是以囹圄空虚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謂霍光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

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
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
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
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
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
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
天下頼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臣德宜曰俗吏罔恤民命惟務刻深苟免失出之愆實累好生之德此書言之絶痛足以消害氣而召天和非特為宣帝崇尚刑名之鑒

水心葉適曰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此意雖狹然宣帝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者不可復屬（𢇍古絶字屬連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

入其語擇吏輕刑助成安民之治

臣正治曰溫舒通於春秋之義故其疾吏之言痛切如此史稱其辭順而意篤信矣

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媮苟且也一切權時也）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春秋左氏傳晉大夫伯宗之辭詬恥也言山藪之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于汙濁人君之善御下亦當忍恥病也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悳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少學易舉賢良對策高第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

案今年以下真寧相語也丙吉問牛喘視此不太迂濶耶

西山真德秀曰按相之諭諫如

諫伐匈奴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上從相言而止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此所以為真漢相與

致堂胡寅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猶或以為難也

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子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條便宜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施行其策）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虞與娛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鹿門茅坤曰此二十三事及相傳中所云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即賈誼董仲舒所言也惜未臚悉

奏是弱翁知大體處
臣廷敬曰漢世守成令主無過文景孝昭所行者皆文景之法故相勸宣帝帥行之
永之素襃曰魏相以小令即能摘弘羊之客之奸及居相位發霍顯之狀居去尚書之副封止無名之師條水旱之疏有闕即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弛放也言不禁障之也波讀曰陂禁秣馬酤酒貯積秣以粟米飤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

陳有言即盡不可謂非賢相也弟以刑名之主為輔以嚴刻之佐史謂其偶上意是深惜之也陳止齋曰君臣之間相知之深相濟之不見君子以為未盡善恬乎

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價忽大貴也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

陰陽月令奏

漢儒說易每流於術數觀相此奏可以類見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為規）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

槐野王維楨曰漢時以卦氣掄治

西山真德秀曰按月令之書雖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顧用其畧如春行寬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囚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趙堯等分舉四時

為推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玆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四時（乘治也）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悅上下無怨政教不違禮讓

之制至是魏相又為宣帝言之其後李尋告哀帝謂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令通知月令之意而臧夏斬人識者知王莽之必亡後漢陳寵大畧皆原於月令云

臣乾學曰此即明堂月令也用

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蕭何周昌王陵叔孫通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

以布政王者所甚重乃高帝詔僅及主衣之官武帝作明堂僅以祀五帝蓋寖失古意矣相此奏絶有關係

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究竟也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高帝時自有一貢禹也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與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為後將軍破羌振旅而還復為將軍衛尉以老致仕卒

陳兵利害書

宣帝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

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
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
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
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七
㞕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
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
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
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
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巳
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
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卜必全勿復有
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
以安國家迺上書
謝罪因陳兵利害

充國堅持不撓其公忠之節則然亦由此書明白曉暢切於事情故當時委心以聽耳

岷隱戴溪曰漢常窮兵深入二三十年用事夷狄雖士馬物故而寇亦折北不支就使如武賢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罕羌姓○漢聲上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开羌姓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零音憐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

之策出兵破羌羌亦當離解困弊不足抗漢未至如充國所慮者然充國志不在羌也漢名將綢衛霍然實無他能專以深退遠討為功又當時輕銳少年若終軍傅介子輩以國僥倖懷巳首刺人於户牖之間使天子喜邊功者非此輩啓之乎充國老

臣深識世變不以晚年一為宣帝言此誰當復言者愛惜民命保護國體使天子知養威持重不折矢傷鏃亦足制敵成功妥然無後患餘禍匡救其君之心術以為後世用兵之法

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

罷兵留屯為經久之規老臣謀國忠智即此可見

子充王褘曰充國奏疏乃兵家

裁察後罷羌竟不煩兵而下

上屯田奏一充國度先零羌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得進兵璽書因上

奏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日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茭乾芻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竝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

計策其實在於屯田也先零罕幵相合勢不能久充國故欲以計挫之其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又曰兵當以全取勝是戰也宣帝及在廷諸臣未有能知之者充國往復議論不過糧草多少爾幾初不露也蓋人見其調度與於尋常故輸誠

廟勝之冊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

而退充國尋亦凱還在邊自冬涉夏未嘗收粒粟不然五月穀將熟詎肯留以資敵耶充國之答浩星賜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至是宣帝始悟其與矣屯田之利弊若列眉可以折盈廷之

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十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屯田奏二 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

議宜于宣帝之聽從也

身之胡三省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此言本之孫子

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受言去者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

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竝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竝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眎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離遭也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道

東發黃震曰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重為陛下明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遷就不回

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非特才名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如此兵矣柰何獨使之參兵謀而已也

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間謂軍之間隙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奏三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

計慮深遠字字擘肌分理

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南軒張栻曰反覆究其規模味其風旨遠大周密拔出倫輩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

德臣徐中行曰充國受命平羌不希功於旦夕也審形便計利害守便宜循而行之終底厥績蓋戰勝之形定於未戰固老臣之長慮哉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樵才消反）校聯不絶（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

臣鴻緒曰屯田十二便前奏已備此復揣度敵情瞭如指掌比美方名宜也

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亶但同即今同是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

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慊讀與嫌同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

任法不若任人才難不若平法之義

不義久留天誅（言不早殄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諸羌死亡降散所餘無幾明年請罷屯田充國振旅而還）

鄭昌（涿郡太守）

請定律令疏（宣帝置廷平秩六百石以平刑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昌因上疏）

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

兼舉方為無弊之論

終後一段已知霍氏之必為逆特以千里騰書不敢宣露故微啟其端張

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後徙杜陵治春秋以經術自輔歷官守相京兆尹以能吏稱

上霍氏封事宣帝漸疎霍氏山雲以過歸第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

敞真能臣也

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

子充王禕曰敞與魏相蕭望之皆不得志於光者也光薨之後三人上疏言霍氏俱擅李氏專

椎為證然相望之所言若未能盡除私意惟湫詞正氣平又善於處事惜不用也

臣乾學曰此時霍氏罪釁已成如敞言猶可以彌逆節少抒焦爛之禍所貴乎知者謂其能隨事補救也

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令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劾黄霸奏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丞相所居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宫中也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

霸相業本無足觀所劾二事亦甚苛

槐野王維楨曰班掾於霸傳中

詳次張敞一奏亦借其言以發明霸之吏治相業擬屬虛名

臣士奇曰霸欲潤飾太平傅會瑞應敞獨斥為詐偽理正大而文刻深

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

正學方孝孺曰宣帝之素志以為漢家自有制度從事乎督責苛刻之間而惡聞教化之說久矣敞之言正與帝意合故帝信敞不疑而見霸之非

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軼過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

敞飭治盜而不純用刑罰所以可取

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奸求也以正明好惡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因奏霸天子嘉納敞言名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慚

自請治盜賊書

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

永之衰裒四以忠孝自負亦見其平生大志疏請膠東不辭煩劇敝真能吏哉

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宄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有業言各得其所時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

遠稱三五良規近述祖宗已事援古証今深識體要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元帝初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坐法棄市

請棄珠厓對事詳罷珠厓詔註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此引禹貢之辭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槐野王維楨曰捐之議論正大明切千古不可易此秦漢以下之深病也

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謂昭王也）齊桓救其難（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復言棄乎

君卿杜佑曰捐之誼之孫髙見實類其祖

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好學善說詩元帝時數上疏陳便宜傅經義為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初免為庶人

政治得失疏時有地震日蝕之變元帝問政事得失衡為博士給事中上疏

辭理醇正而字字警動

仲豫荀悅曰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服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葢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上謂崇尚也）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

武帝末年羣盜
巫蠱人不自安
及光武撥亂之
後如此之比宜
為赦矣

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

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詩鄭風太叔于田之篇曰襢裼暴虎獻于公所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故其詩云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唐風山有樞之詩序云刺晉昭公也

臣廷敬曰公卿爲庶民之表京邑乃四方之則論治既得要領而文亦深厚閎博

其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商頌殷武之詩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

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共讀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

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治性則强其所不足正家則防之於未然自是不刋之論

治性正家疏　時傅昭儀及丁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衛復上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

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詩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

西山真德秀曰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西山真德秀曰衡此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泛陳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

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梱與閫同謂門橛也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

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

乾坤犖易理之原關雎開王化之始疏中暢發此義洵經術名言修齊要道也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桓之詩　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卦之象辭

戒妃匹勸經學疏成帝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葢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西山真德秀曰按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議論最為近理可為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臣又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周南關雎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

臣杜納曰根據理要無一泛語如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尤漢儒所未發

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埶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

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

因事進言達意而止若無意於文而一種矯拔處自不可及

水心葉適曰禹言文景武宣閒事皆有根柢與王吉不同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以明經絜行著聞元帝初即位徵為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晝數十上歷官御史大夫

循古節儉奏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竝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永之東翼曰貢禹上元帝數千言皆是崇節儉之風不可謂非君道之宜但晚任寺權當時大病乃禹獨置之不言豈德石顯之汲引歟君子重始進良有以也

帝循古節儉宮人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絝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

荆川唐順之曰善叙零碎事

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笥盛衣竹器○笥先嗣反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三工官謂少府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東宮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

乃日步作之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

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産多少有命審察後宫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宫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廏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

以布帛及穀為幣法雖近古恐於民

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葢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大雅大明之詩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下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言錢幣書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

俗未便何

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捽拔取也杷手掊之也胼

併也胝繭也○捽才兀反把蒲巴反胼步千反胝竹尸反巳奉穀租又出槀稅槀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

痛斥風俗之弊千載下讀之慨然

西山真德秀曰此蓋採其議論非專以文詞也

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罪疑從輕也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縱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

臣鴻緒曰論風俗弊源朗若金鏡真有裨世道之言

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

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曰懈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

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隊與墜同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受遺詔以前將軍輔政元帝初為弘恭石顯所譖免尋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復下獄自殺

入穀贖罪議時京兆尹張敞上書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贖罪望之與少府李彊同上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

臣士奇曰張敞辭甚俊辯然不如望之議正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公綽魯大夫孟公綽）政教壹傾雖有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

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宣帝下其議難問張敞敞持之堅望之彊復對曰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上遂不施敞議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以益州刺史薦令待詔擢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褒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襄因奏言褒有軼才

語既絢爛氣復深渾自是斧藻潤色之文

次崖林希元曰聖主得賢臣世道所由以泰也聖賢論治莫先於此此頌曲盡其理格言美意

宣帝乃徵襃既至詔為此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愫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

不一而足宜經生傳頌以爲膾炙

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鍔璞劒未理者越砥磨石名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氾洒地也斬蛟斷犀若以篲掃地以刀畫泥言器之利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弊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齧膝乘旦皆良馬名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蹶疾也追奔

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喜悦貌）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圄空所謂建仁策也匡合所謂樹伯迹也）（齊桓公設庭燎以待士之欲造見者）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臣乾學曰萬事無不以感應而成惟君臣為尤顯篇中獨詳此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奥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關猶用也奥幽也渫狎也蹻以繩為履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説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冽風龍興

意至夫宏偉典麗洵為有關世道之作

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鐘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遞鐘琴名也烏號黃帝弓名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

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遵法也言法自然之道也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時帝好神僊故褒對及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葢信乎其以寧也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時為司隷校尉

豐有伏節死義之志故書自伉直

謝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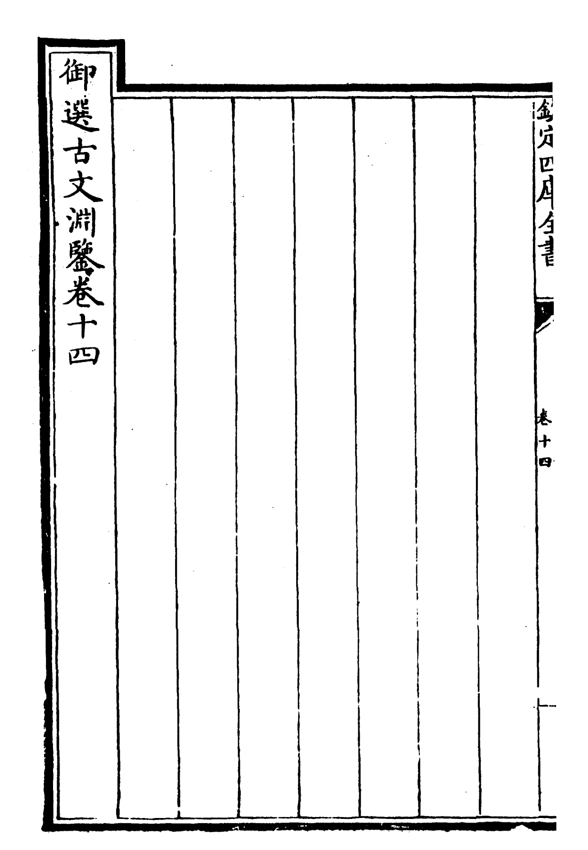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許侍中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禄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

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

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

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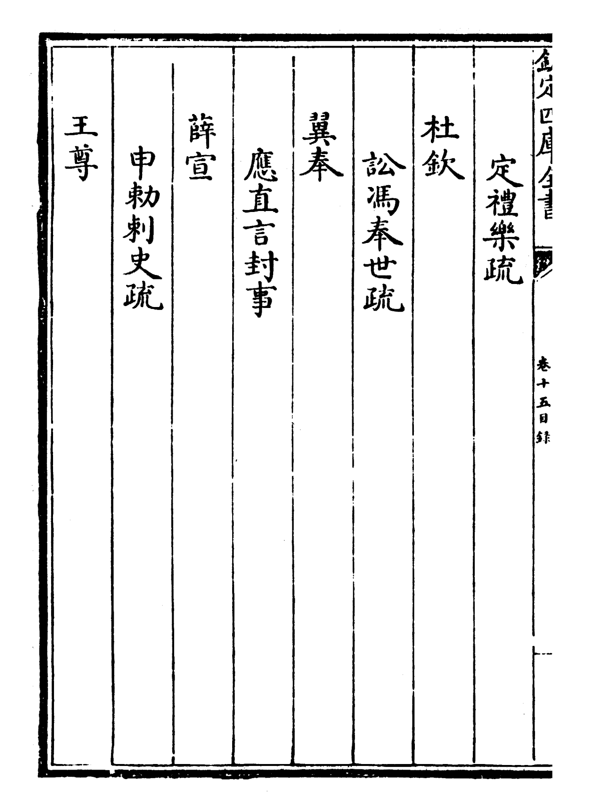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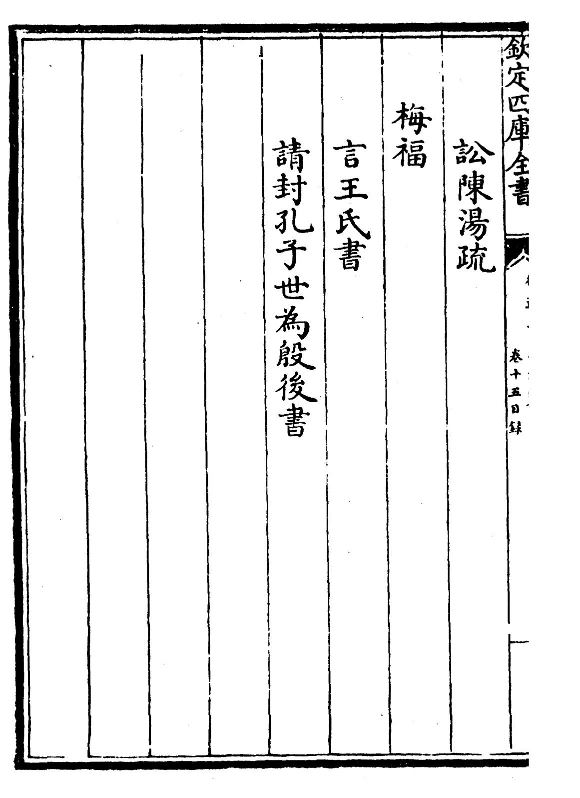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鑑卷十五目録

漢

劉向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漢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交之曾孫元帝初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蕭望之周堪金敞同輔政為外戚許史中書宦官弘恭石顯所譖下獄免官成帝即位復進用數奏封事為中壘校尉

辨而裁雅而贍淵然經術之氣不徒以佩正見長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徵證也）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

西山真德秀曰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積於中者孚不能及也

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雜遝聚積之貌○遝大合反）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周頌祀文王清廟之詩）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頌禘太祖之雝詩）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此執競之篇祀武王之詩）又曰飴我釐麰（此思文之篇以

西山真德秀曰和字乃一篇綱紀

后稷配天之詩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此小雅角弓之篇刺幽王之詩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小雅小旻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此小雅十月之交篇刺幽王之詩密勿猶黽勉也詩作黽勉當是之時日月薄

荆川唐順之曰引詩害者當法此體
臣照曰篇中多引經語不嫌冗雜首尾相生反

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自此以下至百川沸騰皆十月之交詩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

覆照應雄渾博大猶有先秦之遺

西山真德秀曰叙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阤下頹也○大爾反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鶂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

迂齋樓昉曰鋪叙有倫首尾相

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蠭午猶雜沓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貿戎地名也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貿莫侯反）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衛侯朔名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名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為三君也）

應味其書詞方知其忠愛懇惻之意與他人不同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糅和也○汝救反）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以法治之）朝臣舛午（午五故反）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毁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

臣正治曰子政精於五行其條災異博而有徵非湛深經術者不能

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還謂收還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

消此小雅角弓篇刺幽王好讒佞之詩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邶風柏舟之詩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此易渙卦九五爻辭言

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歴年而不去二府丞相御史也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此邶栢舟言仁而不遇之詩小人成羣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

臣德宜曰用人行政是禳災祈

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此乾卦九五象辭）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泰卦初九文辭）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文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

福之本此全在人事發論其言皆根本六經視京房翼奉諸家專言禨祥者迥别

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也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

延壽湯雖有矯制之罪而其功自不可泯中間比較功罪處明爽動人

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時蕭望之自殺天下甚悼恨之周堪與弟子張猛俱進用大見信任恭顯數譖毀馬向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向等

請封甘延壽陳湯疏

延壽湯出西域發兵誅郅支單于石顯匡衡以為矯制不宜加爵土議久不決向上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

容齋洪邁曰為文論事當反覆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辭章者覽者可以立決劉向上疏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不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僅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然後極言今康居

之兵（擥總持之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搴拔也○音騫）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元帝初元中衛司馬谷吉送郅支侍子至其庭被殺）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小雅采芑之詩）易曰有嘉折

國强於大宛云云一疏抑揚慨証明白如此故以衡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致九卿所能亢哉

首獲匪其醜離上九文辭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小雅六月之篇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

臣廷敬曰自惠文而後剖符錫爵僭賞爲多已非漢高之約矣而延壽湯猶以矯制見黜安可無此訟言也

桓公前有尊周之功謂伐楚責包茅及會王太子於首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絶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音縻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近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

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宣帝初常惠以校尉護烏孫兵擊匈奴封長羅侯鄭吉迎自來之日逐鄭吉迎日逐王詣京師封安遠侯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縣罪未竟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公卿議封焉

諫起昌陵疏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

既博稱賢聖又指切亡秦益見始皇之昏暴厚葬之非宜可為後世園陵奢侈之大戒矣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下繫辭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天地人之始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大雅文王之篇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萌與甿同無知之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

臣乾學曰築𮠢取諸大過歸厚之義應如是爾然欲計長久則

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葢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廁側近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閒斮斬也陳施也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紵張呂反斮側畧反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

莫若令其無可欲慮之周所以為孝之至也

東發黃震曰山陵事可為萬世戒

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

次崖林希元曰諫厚葬首言國家無常之理意易世之後終不能保以見其無益此用意深遠矣中言古今聖帝明王賢臣智士薄葬之得以為勸末言吳秦

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二邑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隱蔽之財可見而已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

昬主暴君厚葬之害以為戒其必旁喻遠引不為簡捷直致所以感寤人主使浸淫滋潤入其言而不覺也可謂善於立言善於告君矣人臣進言於君當以為法

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

江海黄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周章陳勝之將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謂所穿冢臧者○在到反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篇名美宣王考室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即莊公也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埤下也○音婢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

日士奇曰向深於經術諫厚葬

首言天命之無常勸王公之戒愼後來論此者非不多而向壍精深遠矣

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億也大巨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葢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

雖雜引古事而言理則斷毫解縷故爾卓犖不磨

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橅與模同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疏上成帝甚感向言而不從其計

極諫外家封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浸甚向上封事極諫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筦與管同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録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周書洪範

荆川唐順之曰此等文字為忠誠第一

也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皆昭王母之弟也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其弟○葉式涉反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

次崖林希元曰此與前第一疏所言意同然前篇尚隱而未露至此則盡露矣其言憤激切當讀之可為酸鼻

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東宮太后所居也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

臣鴻緒曰向某王氏代漢言言符驗使帝能從之安有新室之難

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葢主以疑上心示宗室親近而反逆也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后霍后二家皆坐僭擅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筦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室磐互磐結而交互也歴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皇甫周卿士字也事見小雅十月之交篇武安侯田蚡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冠山之下有石自立三石為足一石在上故曰冠石也仆柳起於上林其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臣英曰吕氏強則劉章作耕田歌王氏強則劉向上外家封事何漢宗室之多忠賢也劉章能剷諸吕則以衆正在列劉向徒託諸空言則以孤忠無偶耳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隷縱不為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

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褎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上繫之辭也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

當成帝時所急誠不在此然論自不可易

天子名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

定禮樂疏

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

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攘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筦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為

致堂胡寅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述其當而何以禮樂為哉惟仁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爾無其本而欲以其具教人祗益趣之於虛偽之域耳

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繇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終已不改故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初叔孫通將制定禮儀見非於齊魯之士

大指與劉向訟甘延壽疏同體製亦畧相似

然卒為漢儒宗業垂後嗣斯成法也

杜欽 字子夏南陽杜衍人好經書與茂陵杜鄴同姓字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

訟馮奉世疏 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以便宜發諸國兵討殺莎車王威振西域不得封死後二年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邉竟 城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

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令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竟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

引經徵事櫽括不離

殊俗圖難謀除國難也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白著謂顯明也表猶首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褰疑屬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元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治齊詩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時徵待詔後為諫大夫

應直言封事時地震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

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小雅篇名也知日蝕地震之

次崖林希元曰災異之說專咎王氏及後宮過制切中膏肓始可為忠臣其視谷永媚王氏專

攻同姓及君身相去遠矣

槐野王維楨曰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此正天人交通之理本

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

所獨見者也

本以王位春也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

臣杜訥曰切實指陳皆中情事

視谷永杜鄴諸書便有忠佞之別

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夫人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唯陛下財察

薛宣 字贛君東海郯人成帝時為丞相封高陽侯

申勑刺史疏 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

刺史外吏之表準也宜言於是乎得要領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則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鷹鸇之志見乎行墨

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小雅伐木之詩）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官終東郡太守）

敕掾功曹教（尊為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又出教敕掾功曹）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

荆川唐順之曰大率尊剛勁侃殺人於此可見

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内不理無以整外（闑門橛也○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令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劾匡衡張譚奏（衡譚皆畏事石顯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

尊為司隸在孝元時適當顯顯權衡譚比附之際而寢默不言此時成帝即位顯已徙官尊劾雖當惜其稍晚

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九德見皐陶謨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

臣然曰追論前事旁及臨饗時情狀老筆紛披文亦波峭

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敢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

先歷舉尊之功狀次言被劾之由別白是非條理秩秩足令忠臣吐氣讒人戢志

公乘興 湖三老

訟王尊書 尊為京兆尹坐事免吏民多稱惜之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為卿也即京兆王昌貶為雁門太守甄遵河內太守也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

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効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箭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萬音矩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

臣正治曰漢世三老數上書其詞皆美蓋其時風俗樸茂閭里之間尚有直道可採如此

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引虞書堯典之辭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謂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捽持頭也〇才兀反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臣使宜回疇咨黜陟國之大典後世毀譽不稽諸實事而人品遂無定評如王尊之乍賢乍佞宜為胡三老所訟也

譖之賜死杜郵吴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

臣廷敬曰尊之治跡畧盡此書漢世重三老故所言多可採者

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期年也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隂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

妃匹人倫之始王化所從出也自非有德之世不可以奉神靈之統而樹宮壼之儀成帝於是乎失德矣

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劉輔河間宗室為諫大夫

諫立趙倢伃疏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輔上疏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通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臣乾學曰在易家人言王假有家而必本於女貞之吉自古興王之基罔不由此河間言人所難言不媿䚕賢矣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窮極方士情態可以正人心維風敎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歷官大司農

祭祀方術奏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永因上奏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遥興輕舉遥古遥字遠也興起也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之上即閶闔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𥚃

西山真德秀曰永發端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以永之學術識

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與山石無極言獲長壽比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冶丹砂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冰淖溺方士詐以藥石若陷冰丸投之水上氷即消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淖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

論倘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及大節既虧他美不贖惜哉

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僊人黄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絫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

宗之姦紛紛復起轑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係免官○轑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専意散財厚爵禄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氂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絶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永數上封事尤善言災異然專攻上身與後宫而黨於王氏杜欽杜鄴對策亦然俱無取焉獨此篇與訟陳湯疏持論甚正録之

訟陳湯疏成帝初匡衡奏湯奉使時盜康居財物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下獄當死永上疏

儱劉之筆書劉至之情結撰最勝

仲任王充曰劉向之切諫谷永之上疏豈徒雕文飾詞句爲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事詳左傳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馬服君趙奢趙將也井陘之口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樂記曰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愊億憤怒之貌○愊皮逼反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踰遠也遠集郅支都賴水上也踰讀曰遙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

業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耳

臣英曰前博引典故至結束處

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在咸陽西）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尚書之外逸書也）

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敝帷弗棄為薶馬也）

皆收攝入正意
文勢益振兩漢
封事多用此法

畝益弗棄為鞭狗也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為南昌尉後去官居家以讀書養性為事至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仙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

言王氏書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乃上書

斥言王氏如此切直谷永輩見之能無慙色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

有周名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壊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次崖林希元曰此書只把高祖武帝事來議論近而不遠切而不浮忠而不激可謂善立言矣故雖觸時諱而不罫禍西漢之末有士如梅生公卿有靦面目矣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臣埶陵君也謂淮南大臣相內史之屬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求索與己和及隨己者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大雅文王之詩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

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算書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秦武王孝公之孫惠文王之子也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

東發黃震曰福試亂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子雲諸人遠矣

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太阿劍名歐冶所鑄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

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名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䳄鵲遭害則仁鳥增逝䳄鵲也仁鳥鸞鳳也○䳄音緣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

臣士奇曰劉向之言王氏也直梅福之言王氏也婉疏遠之臣不敢輒盡其辭弟欲開廣言路樹人主之威而折王氏之勢福之用意微而苦矣

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福譏切王氏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也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留意亡逸之戒周書

篇名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見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權臣用事之異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

意主尊禮尼山而以繼嗣為言辭復警動

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以斗為喻也斗身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周書洛誥之辭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封孔子世為殷後書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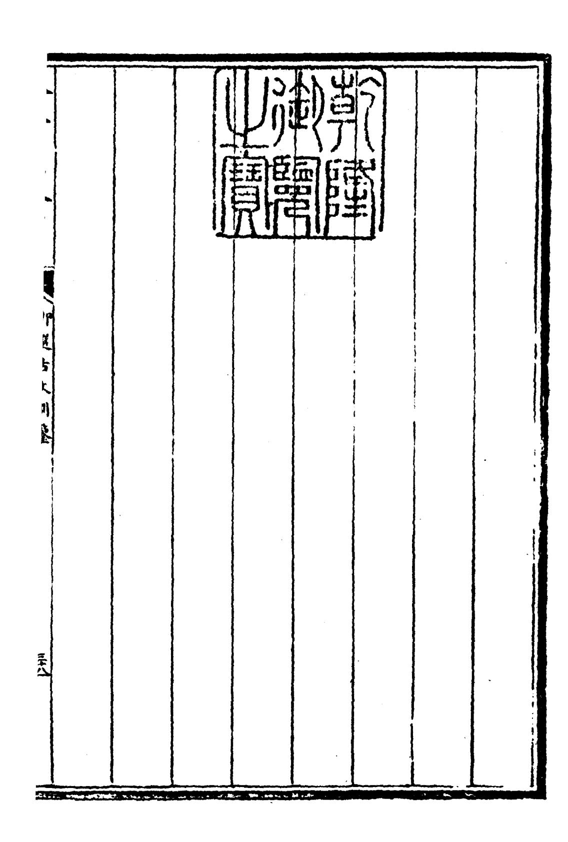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四歷與歷同)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

臣杜訥曰表彰
先聖可謂功臣

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多）所謂存人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事也奪適文王舍伯邑考而立

武王是也孔子雖庶可為殷後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成帝綏和元年立二王後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乾隆御覽之寶

御選古文淵鑒卷十五